

其强的脉搏,应指明显,可谓浮大而长;其弱的脉搏,则短小无力不足位。强弱之间显得散乱错杂不整齐,脉率无法数清,即至数不清,散乱无序,参差高低不齐,长短不一,如杨花散漫无定踪。此阵发性快速房颤脉正与散(涩)脉^[1-3]和怪脉之解索脉相合^[7]。

4 散脉乃规范称谓

因快速房颤脉之脉率多在 90~180 次/min 之间,从至数而言,一息四五至以上当属数脉,即>90 次/min,故有的医家称“数而三五不齐”,或称“数中一止之促脉”,或称“数而涩”脉等;若房颤脉之脉率>126 次/min,一息七八至而属疾脉,故有的医家称“脉细数,一息七至,参伍不调,有不规律停搏”,或称“脉细数疾,至数摸不清楚,按之参伍不齐”等,目前看来,快速房颤脉当规范为散(涩)脉或解索脉,其他称谓皆不妥。

5 结语

综上所述,散脉属 28 病脉之一,其脉象特征是:散乱不整,至数不齐,如杨花散漫无定踪,即浮大无力而乱,中取渐空,重按欲绝无根而且脉律绝对不整,脉率快慢不

匀,脉力强弱不均,与怪脉之解索脉是同一脉象,与快速房颤脉相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金栋.房颤脉初探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1999,5(10):12.
- [2]金栋.参伍不调话房颤[J].中医杂志,2000,41(1):60.
- [3]金栋.间歇脉探讨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01,36(6):233.
- [4]金栋.房颤脉探讨[J].中医杂志,2010,51(2):186.
- [5]曹培琳.详谈细论二十八脉[M].2版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7:341-345.
- [6]单书健,陈子华.古今名医临证金鉴·心悸怔忡卷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117,138-139,148-149,199-203,207,214-215,268-269.
- [7]尹继增,金栋.怪脉解索新探[J].河北中医,2004,26(7):545.

*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(062450)

浅论癌症治疗

廖从志*

几年来笔者通过治疗癌症的有效资料 and 现代中医技术,中医肿瘤治疗技术,西医肿瘤治疗部分技术资料,共同分析、研究癌症治疗,现就相关问题,给以分析解答,供大家参考。

1 虚

虚是癌症的本病,患肿瘤最重要的问题是正气虚,是肿瘤的见证,晚期是导致肿瘤转移的重要条件,无论在癌前、早、中、晚期都有虚证的表现,所以虚证的纠治,是决定肿瘤的预后、肿瘤患者生存治愈的一个重要问题,是预防肿瘤发生、发展、治愈的关键。前人有“存得一分血,便保一分命”,“存得一分津液,便有一分生机”之说。如果对虚证的治疗用法不精,或用药用方配合不妥,或用量过高过低或没有把虚作为重治等,用其他损伤正气的方法治疗,都会导致癌症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有些有效,减轻症状;有些无效,加重虚证;或若有好转,转而复反,久治不愈,复杂多变,难治难愈,最后恶变造成严重后果等治疗情况。

现代西医是癌症治疗最为有效的技术。但手术、化疗、放疗虽然对癌细胞有毁灭性打击,但造成正气虚是无可挽回的,所以这些方法只能治愈正气未虚的良性肿瘤和早期一般癌症,对正气已虚的癌症只能使病情得到快速缓解,延长生存期等作用,若长期使用这些技术,其结果可能是久治不愈,渐至元气大伤,到晚期无药可治,导致死亡。这些说明,任何化学药物和其他有损正气虚的方法,都是影响难愈的重要问题。

中医对癌症的治疗也有许多问题,有治法不对、配方不妥、没有重视虚证、整体考虑不周等,也就对治疗结果造成影响,使病难愈或药治无效而成为绝症。如现代中

医对各种癌症的治疗辨治是分型论治,其实分型论治,大多数用方是着重于标证的治疗,而没有重治本病,虚证不利,标邪难除,也就造成久治不愈的结果。

中药的作用各有各的用途,对各经络、肌表、脏腑上下等人体各部功能,各种邪正都有不同的中药治疗,用之不妥,都会给治疗过程带来不利影响。

2 配方

配方是治愈癌症最重要问题,是根据患者病情、结合中医各项技术确定治疗用药配方的方法。这点对癌症的治疗更为精准,方可有效发挥药物的作用,达到治疗的目的。如配用补血药,则应加补气或行气理气药,才能有效加强气血运行。既能补益各部,又能助益排毒。配用活血祛瘀排毒的药,则配加增强排毒顺利,有效降出体外的药,才能有效、快速将癌毒顺利排出。为了清除身体各部的癌毒邪瘀,须整体配方,若整体用方不全,或某些经络部位没有用药,那么这些经络部位的邪毒虚实就难清除或补益,则为患体留下了后患,对治疗效果会带来不便,出现对症方法有效,能减轻症状、延长生存期,但不能彻底治愈的结果。

整体配合用方用法,以虚为本,以症为标,调整正气培益本元,托毒外出,不伤正气,才能达到最佳目的。

3 患者与七情

“喜、怒、悲、思、忧、恐、惊”七情,情志过度是中医理论起病原因之一,也是治疗中患者必须注意的问题,是治疗好坏的关键,起病之前,治疗之中,七情过度都会给人体带来影响,引起脏腑功能失常,精神不振,导致服药无效或若有效果但病情不能稳定。所以患者必须注意控制七情,千万不能情志过度,服药才方可起到有效作用,才

能合理根据病程用方用药调理,达到治愈目的。

以上是癌症治疗中重点注意事项有关分析资料,是癌症治愈最终不可缺少的讨论问题,是根据有关古方、现代治疗癌症已治愈记载的有效有关资料,通过各种中医

技术、分析、探索发现癌症治疗难治难愈,因方法有误辨考的分析结果。

* 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大屋村 288 号(417111)

浅评张锡纯的学术成就

秦 晴*

张锡纯,字寿甫,河北省盐山县人,生于 1840~1933 年。他自幼即学习《四书五经》,青年时就行医诊病。其代表著作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共 30 卷,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。在辨证论治、选药立方上,注重实践,讲求疗效,阐发医理,有不少独到的见解。本文试将张锡纯的主要学术成就浅评如下。

1 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

张氏的主要学术观点是“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,沟通中西原非难事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第一卷》)他从医理、临床各科病证及治疗用药等方面,大胆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,加以阐发。他说:“中说谓人之神明在心,故安神之药注重于心。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,故安神之药注重于脑,及观《黄帝内经》,知中西之说皆涵盖其中也。”(同上)他引证《黄帝内经》原文,论述了中医之精明在于脑,与西医神明是一说。

他写《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之理》一篇,认为“西医用药在局部,其重在病之标也;中医用药求原因,是重在病之本也。若遇难治之症,以西药治其标,以中药治其本,则奏效必捷。”他对中药药理的研究,有独到之处,受到后人的重视。如在论述川芎时,他说:“人之脑中多氢气,有时氢气缺乏,诸重浊之气即可乘脑部之空虚而上干,而上行养脑之血,或即因之而逾其常度,此脑充血之所由来也。川芎能引脏腑之氢气上达脑部,自能排济重浊之气下降,而脑部之充血,亦即可因之下降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三卷》)

2 肝脾相助为生化中枢

张氏宗脾胃为后天之本,认为肝脾为阴血生化之中枢,其气化敷布,以溉周身。故临证多从肝脾,以调治生化之中枢,尤重于滋补胃阴,且每以滋阴药中用甘草,引之归脾,又恒以健脾之阳佐之,助阳育阴,或以一味黄芪加于滋阴药中,补气助阴。

张氏善补肝而治肝之虚,最常用者山茱萸。他说:“山茱萸味酸性温,大能收敛元气,振作精神,固涩滑脱。因得木气最厚,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,故又通利九窍,流通血脉,治肝虚自汗肝虚胁疼腰疼,肝虚内风萌动。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,与他酸敛之药不同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。他认为,平肝之法,抑其条达之性,升散又伤气、耗血,柔润则有碍脾胃,皆不宜常用。虽肝气宜升,胆火宜降,然非脾气之上,则肝气不升;非胃气之下,则胆火不降,治肝之法,在升降脾胃,培养中宫,使之气化敦厚,肝木自理。张氏用白芍,取其入肝生血而滋

胃阴;用桂枝,理脾胃而疏肝。

3 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

张氏倡“阴常不足”而重在脾胃,以肝脾为中枢,重在阴血。阳常有余指阳邪盛,阴常不足指阴血虚;一指病邪,一指人体正气,系于《黄帝内经》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之论。张氏认为,已病恒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,当调其阴阳,或滋阴以化阳,或泻阳以保阴,宜此治者,十之八九。以外感言,伤寒、温病多阳余之患。伤寒中于阳经宜热药者少,而温病则纯为温热。以内伤言,多阴虚阳盛。吐衄、淋病、黄疸、肿胀、喘嗽等,阴虚阳盛者,亦十之八九。

故张氏临证,①首重阴血的盛衰,恒以“滋阴”、“养阴”、“保阴”为先。滋阴,又重在滋补胃阴。阴血乃生化之源,即其病真属阳虚为本,而当用补阳之药者,亦少佐滋阴之品,以“上焦阴分不虚,而后受参芪;下焦阴分不虚,而后受桂附。”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为所常用,认为其主症之烦与渴,多由阴虚,而人参虽非滋阴之用,于白虎汤中,能于邪火炽盛之时,主复其真阴,并谓:“愿世之用白虎汤者,宜常有加人参之想,而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。”亦意在复阴也。②多滋胃阴,不取寒凉清润,而多用生山药,取其汁液浓稠,色白味甘,滋润阴血而补肺肾脾胃,通而敛,滑而涩,阴中有阳。③注重保阴。他治寒温,白虎汤、白虎人参汤,旬日之间常用数次,而承气汤恒泻。他慎于汗法,以出汗之道,在于调济其阴阳,听其自汗。强发其汗,无论汗出与否,病皆难愈。若病虽宜汗解,而当阴血虚时,则宜先育其阴,而后顾外感。

4 药物学的贡献

①喜用生药。他说:“愚于诸药多喜生用,欲存其本性也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例言》)他多结合现代化学知识来说明,“如石膏,为硫氧氢钙化合,若煅之则硫氧氢皆飞去,其凉散之力顿失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例言》)“山药宜用生者煮汁饮之,不可炒之,以其含蛋白质甚多,炒之则其蛋白质焦枯,服之无效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②以食疗疗。张氏把多种食物用于临床,如山药、核桃、芝麻、鸡子黄、大葱、萝卜等。其中山药最常用,因山药“色白入肺,味甘入脾,液浓益肾,能滋润血脉,固摄气化,强志育神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他制定了许多以山药为主的方剂,如薯蓣鸡子黄粥治泄泻;薯蓣半夏粥治胃气上逆之呕吐;珠玉二宝粥治脾肺阴亏之食少劳嗽;二宝粥治久痢等。除了内服方剂外,张氏还制订了一些外用方,如贴治肢体